



# 《论语》“色”含义之归纳与辨析

Induction and Discrimination the Meaning about "Se" in The Analects of  
Confucius

陈聃聃

**Jacqueline Chin Dan Dan**

**15ALB03421**

拉曼大学中文系

荣誉学位毕业论文

**A RESEARCH PROJECT SUBMITTED IN  
PARTIAL FULFILMENT OF THE REQUIREMENT FOR  
THE BACHELOR OF ARTS (HONS) CHINESE STUDIES  
DEPARTMENT OF CHINESE STUDIES  
UNIVERSITI TUNKU ABDUL RAHMAN**

**APRIL 2019**

## 宣誓

谨此宣誓：此毕业论文由本人独立完成，凡文中引用资料或参考他人著作，无论是书面、电子或口述材料，皆已注明具体出处，并详列相关参考书目。

---

姓名：陈聃聃 JACQUELINE CHIN DAN DAN

学号：15ALB03421

日期：29/03/2019

论文名称：《论语》“色”含义之归纳与辨析

学生姓名：陈聃聃 JACQUELINE CHIN DAN DAN

指导教师：林良娥师 / 博士

校院系：拉曼大学中华研究院中文系

## 摘要

《论语》的撰写象征中国轴心文明的成熟，其内容近人而务实，讲述具体形而下；鲜谈抽象形而上，是名副其实的“人学”。此思想渊源可追溯至春秋的社会战乱，孔子意识到功利主义过盛的忧患因人性崩坏而起，产生克己复礼的伦理。倘若要掌握形而下德的内容，就得精读《论语》字词所含之义。可叹古今注疏各异，字义引申，理解不同和望文生义现象发生，不知取舍哪家注释，注疏虽多，但孔子本身绝无多义。“色”一词向来成经典分歧，其中到底引人远离“女色”；还是劝人“和颜悦色”？本文取后者之说。《论语》有二十三句原文提到“色”，《说文》载它的本义指颜气或脸色，随后引申至女色。孔子的人欲观包揽着女色的看法，其中“食色性也”、“《诗》为教科书”等论证都突显孔子赞成情感真实流露而不越矩，经此发现圣者通之人情，并无灭绝女色的想法，更不会随意批评之。本文对“色”字的探究分成两种，即归纳与辨析。前者整理注疏中毫无争议的“色”，视角包括脸部之色、物质之色与眼神之色。后者则针对有分歧的“色”，先收集各学者注疏的分异，年代由远至近，包括黄侃，朱熹、现代杨伯峻等，流派思想将影响其态度去为“色”字注疏，当中有疏忽与求实者两种。在梳理好哪家注疏可信度偏高后，便以自身推理与学者的论据为辅助，辨析含义。

关键词：《论语》、孔子、色、归纳、辨析

## 致谢

三月期间，笔者於近乎每天都踏进“产房”（图书馆）催产，幸得毕业论文最终顺利出生！起初，撰写毕业论文的任务对於不爱写作的笔者似乎遥不可及，但从开篇的担忧至完结的欢忻，让笔者惊觉原来人类脑细胞的激发量实在强大！这除了关乎自身努力“分娩”外，亦依靠“陪产者”们的引导和帮助。大学四年要言谢之人多不胜数，在此局部向帮助笔者完成论文的人致谢。

本论文从选题到完结，都在林良娥老师耐心的引导下完成，谨此致谢。笔者庆幸能对《论语》“色”的含义进行研究，得知孔圣通之人情，不反对“女色”，从而加深人欲观的掌握。但作为论文新手，存有段落脱序、本末倒置等问题，单在论述方面足已让老师头疼，所幸老师细心将其修改。林老师很尽责，即便有工作在身，也时刻关心笔者论文进展，为撰写方向提供意见和启迪。

再者，笔者要致谢父母於精神与物质上的资助，其也算“放养”与“关爱”兼施。首要感恩他们给予笔者支持和自由在选择喜爱的科系上，亦感谢他们於熬夜、失落，如厕时都不忘致电问候以表关心，笔者绝不干伤风败俗的事（反正不知）让其担忧。此外还要感谢父母赞助的伙食费，让笔者於夜间写论文时身旁还围着一团零食，甚是饱和温暖，能在充满活力的状态下写作。

笔者还要感谢一群“温柔敦厚”（谁敢承认）系友的出现！大家在撰写论文间都怨声载道，彼此互怼八卦，却也相互扶持鼓励，同舟共济。笔者向来粗心，对怎样登入抄袭网和排版都不甚明了，幸得系友指点才避免酿成大错。可叹论文的完成也意味着舟已靠岸，大伙将迈向各自里程，在此祝愿珍重再见。最后，此论文若有曲解之处还望告知，免得笔者犯错做梦时被孔子追着打！

# 目次

|                          |     |
|--------------------------|-----|
| 宣誓.....                  | ii  |
| 摘要.....                  | iii |
| 致谢.....                  | iv  |
| 第一章 绪论.....              | 1   |
| 第一节 研究背景.....            | 1   |
| 第二节 研究动机与目的.....         | 3   |
| 第三节 研究范围.....            | 6   |
| 第四节 研究方法.....            | 7   |
| 第五节 文献综述.....            | 8   |
| 第六节 研究难题.....            | 11  |
| 第二章 孔子对“女色”之看法.....      | 12  |
| 第一节 圣人通知人情，不灭女.....      | 13  |
| 1. 男欢女爱，人之本欲.....        | 14  |
| 2. 《诗三百》为教科书.....        | 16  |
| 第二节 孔子以礼养性，克己寡欲.....     | 17  |
| 第三章 《论语》“色”字含义之归纳.....   | 20  |
| 第一节：脸部之色-容貌与内心相关或相反..... | 20  |

|                        |    |
|------------------------|----|
| 1. 君子之色·····           | 21 |
| 2. 小人之色·····           | 24 |
| 3. 礼仪之色·····           | 25 |
| 4. 丧礼之色·····           | 26 |
| 第二节：物质之色-思维与外物相关·····  | 27 |
| 1. 不吃恶色之食·····         | 27 |
| 2. 文章润之以色·····         | 28 |
| 第三节：眼神之色-神情与场景相关·····  | 28 |
| 1. 眼神被场景吸引·····        | 28 |
| 第四章 辨析《论语》“色”字之误解····· | 29 |
| 第一节 “贤贤易色”·····        | 29 |
| 第二节 “色难”·····          | 32 |
| 第三节 “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 34 |
| 第四节 “戒之在色”·····        | 36 |
| 第五章 结论·····            | 38 |
| 引用书目·····              | 40 |
| 附录·····                | 43 |

# 第一章 绪论

《论语》的撰录，象征中国轴心文明<sup>1</sup>的成熟，记载孔子<sup>2</sup>新颖的批判思维。盖因孔子讲述实际具体伦理，鲜谈抽象模糊思辨，而其伦理基於觉醒意识而衍生，恰切轴心思想特征。

## 第一节：研究背景

孔子觉醒的渊源，与生活背景有关，即春秋末期诸侯势起引起的社会变动<sup>3</sup>。自周室威信削弱，群雄逐鹿，为扩展疆土时常列吞小国，致使百姓赋税艰苦，君臣被利迷噬。孔子意识人性与周礼的崩坏，为此提出道德伦理，以恢复纲常。郭沂认为，中国哲学创建於殷周，人逐渐摆脱形而上论，转而对伦理进行反思，而孔子则将此推向成熟：

---

<sup>1</sup>此文明始於德国哲学家雅斯贝尔斯提出的“轴心时代”（公元前八世纪-公元前二世纪），为文明的原始积累期，人类拥有强烈自觉性，相当於中国历史分期的先秦。张远山（2005），《寓言的密码：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探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页 3。

<sup>2</sup>《史记·孔子世家》载孔子身世（前 551-前 479）“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云。字仲尼，姓孔氏。【汉】司马迁撰、【宋】裴骃注（201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页 2309

<sup>3</sup>《史记·太史公自序》“春秋之中，弑君三十六，亡国五十二，诸侯奔走不得保其社稷者不可胜数”。【汉】司马迁撰、【宋】裴骃注（201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页 4003。

第二阶段始自殷周之际，迄於春秋中期，为中国哲学的创建期。哲学从宗教的羁绊中摆脱出来，取代宗教的地位成为人精神生活的主流，当首推文王、周公父子……第三阶段为成熟期，时在春秋末年。孔子创建了一套宏大的哲学体系……将文王、周公开创的事业推到新的高度（郭沂，2001：38）

据上论述，人性的觉醒与批判萌芽於周朝，相比夏商的宗教思考，多了份伦理的价值，以姬昌<sup>4</sup>、周公旦<sup>5</sup>为例，以人德整治朝纲，孔子为之效仿。但笔者以为，所谓“人学”主流的开端当属春秋末期，虽周朝已提倡修德，但有关的文献寥缺。直至孔子，才开办致学，并抱持强烈意志透过学习与修养脱离消极，《论语》亦成为首部记录伦理体系的经籍。恰如劳思光所言“在时间次序上说，孔子是第一个提出哲学理论的人；在学说内容上说，孔子所提出之理论，成为中国哲学思想之主流”（劳思光，1999：102）。其伦理乃系统性，讲究推己及人，“礼”为修身法，人须学习“礼”来克己行为，做好本份才泛爱众，以“义”交友、以“孝”事亲，为此处世，最终达“仁”的境界。

然而孔子言行绝不限於《论语》，从《礼记》、《中庸》等亦能找到有关语录。但若要初步掌握孔门之道，必先熟读《论语》，它除了是弟子相与辑而论撰之外，也是一本记载孔子全面思想之作，其后再深学礼记等。欲研究《论语》的内容，首要考虑的应是所谓的孔子言论所展现出来的字义（津天左右吉

---

<sup>4</sup> 《史记·周本纪》“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刘之业，则古公、公季之法，笃仁，敬老，慈少”。【汉】司马迁撰、【宋】裴骃注（201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页151。

<sup>5</sup> 《史记·鲁周公世家》“周公旦者，周武王弟也。自文王在时，旦为子孝，笃仁，异於群子。及武王即位，旦常辅翼武王，用事居多”。【汉】司马迁撰、【宋】裴骃注（201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页1833。

著、曹景惠译注，2015：207），确切的注疏才能避免误解。自古《论语》注疏者恒河沙数，却都有个弊病模式，即引前人所注，加上自己见解；还有人在注释时引用两种不同的见解，加上“亦通”等，导致诠释太多，忽略原意，孔子道德伦理不可多义。

其中，诠释与争议颇多的属“色”字，有人透过贬斥语句就断定孔子批评“女色”，想要灭绝女色；亦有人否认，认为当中的“色”指涉“脸色”或“眼神儿”等含义。“色”一词始见於〈大雅·烝民〉“令仪令色”<sup>6</sup>，以颂具备美好仪态与脸色的卿士。《说文·色部》亦载“色”的本义为脸部之色，即“颜气也”<sup>7</sup>。随之“色”字义引申，泛指情欲、女性姿貌、颜料等，诠释变得广泛。一旦某字义趋向繁多，便不易在句中探究某字的确凿含义，特别是古代文献，何况是为古文注疏者，其注疏和翻译未必能豁然确斯。

## 第二节：研究动机与目的

本文研究动机源於笔者的辨正心态，以逻辑思维辨析各学者对文本的字义注疏，以找出准确注释，方能精读文本大意。基於字义引申，笔者翻阅时须参

---

<sup>6</sup>《诗经·大雅·烝民》“仲山甫之德，柔嘉维则。令仪令色，小心翼翼” 称赞仲山甫贤能好德，温良有原则。还具备美好仪态与脸色，处事小心细腻。程俊英、蒋见元著（1999），《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页 895。

<sup>7</sup>“颜者，两眉之间也。心达於气。气达於眉间，是之谓色”。【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清】许惟贤整理（2007），《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页 755。

照注疏，却发现各学者对同个字义的看法不一，致使混淆。当代学者李学勤亦指出注疏的分歧现象：

**“《论语》一书篇幅不大，语言亦不算艰涩，但是读起来并不容易。这是因为作为语录，话语简单，说话的背景往往不甚了了……尽管自古以来，解释之作很多，但往往众说纷纭，难於抉择”**（李学勤，2015：95）

以上评语，好句“众说纷纭”，盖因注疏的分歧，使读者难以确定符合原意的注释。譬如《论语》中某句“色”的注释，有人将其释成“脸色”；亦有的释成“女色”。那么，孔子在此句所述的“色”原意究竟体现在哪个方面？是教人和颜悦色，还是远离女色；指态度；还是欲望？为索寻答案，笔者欲详细探究，提升自己对《论语》内容的领会。

其二，本文将搜集各学者注疏的矛盾，再配合原文对话背景分析，揭开误读现象。三国何晏乃早期《论语》注释者，但三国距离春秋已久，面对相差几百年的文字，未能析毫剖芒。日本儒学家室谷邦行指出何晏集解之弊病**“既不是由特定的人依一贯的立场写的著作，注解各章句时，也没並採众说，作一客观公正的分析，它几乎都是一章举一人之说”**（松川健一主编、室谷邦行著，2006：73）表达他对何晏望文生义，仅凭自身理解直接为字义注疏所提出的怀疑。

而后续者的兴起，就是针对前者注释的缺陷提出质疑和新论。南朝梁人皇侃虽以何晏注疏为基础，却加上己解，在释为“女色”的原文中提出新论，认为“色”可指别义。可弊病却藏於此，基於学者理解不同，各有其说，其中必

有误解和符合孔子原意两者。堪叹今者深钻“色”具体含义的文献零散，本文便以梳理与辨古今的方式分析各家注释，冀望取得突破性的资料，辨析误读。

其三，《论语》中诸多字义含不同注释，而笔者选择研究“色”字的动机乃针对现今争论孔子痛恨女色所作的回应。某些时候，“色”可见於褒贬句式，若将其释成“女色”，就会以为孔子在贬斥“女色”。然而这是种错误观念，有论据可将之推翻。学者刘美红虽未指出“色”的特定含义，却已阐明“色”承载的涵盖意义，即孔子觉醒后所提出的克己复礼：

**“我们知道，真实的内在冲动并不总是自发地符合客观的外在角色要求。儒家的答案是学习和修身。“色”的真实显示实际上涉及一种表里共建的身心修炼，它构成了人生德行修养的重要内容”（刘美红，2011：115）**

经上所述，孔子所言之“色”涉及德行修养的意义，凡事以礼修身克制自身，包括态度和情欲，从未有禁欲思想。再者圣人提倡中庸反对极端，通之人情，绝不灭绝“女色”，更不可能出现直接批评“女色”的语句。所以“色”另有所指，本文目的将探讨它的具体字义，以降低思想传播的障碍，不可单凭句式和字义的片面解释就断定孔子思想的迂腐。

### 第三节：研究范围

本文以《论语》里“色”的含义作为研究对象，历经整理，“色”一词在《论语》可见於二十三个句子中，共出现二十六次<sup>8</sup>。为此主要引述这二十三句原文，针对其中“色”字义进行归纳辨析，故较少讨论其余原文。

本文第一章以史料交代孔子生活背景，追溯《论语》思想内容的根源。由於孔子所处春秋末期，面临战乱，其时功利主义过盛。孔子意识到此忧患因人性崩坏而起，便产生克己复礼的伦理，认识到《论语》研究价值，从而参照注疏细读。另外，论文将探究历来学者对“色”字义注疏有异的原因，大致可分为三种，即字义引申，注疏者理解不同和望文生义。因此采用文字工具书对语义的解说，从中考察“色”字本义，掌握好其发展流变。

本文第二章，交代孔子对女色的看法，给后续的“色”字辨析埋下伏笔。因“色”的概念广泛，若没有论据指涉孔子不谈女色，恐缺少说服力。因此，笔者先揭开孔子人欲观，经此发现孔子通之常情，无灭绝女色的想法，便不可能传播痛恨女色的思想。另外，本文还研究孔子提倡的仁礼养的部分，以德修养，克制对欲望的过度。

本文第三章，将对毫无争议的“色”字含义进行详细归纳。这一部分的“色”在注疏中未出现分歧，被达成共识，分别出现在〈学而篇第一〉、〈公治长篇第五〉、〈泰伯篇第八〉、〈乡党篇第十〉、〈先进篇第十一〉、〈颜渊篇第十二〉、

---

<sup>8</sup>见附录。

〈宪问篇第十四〉、〈卫灵公篇第十五〉、〈季氏篇第十六〉和〈阳货第十七〉。笔者根据注疏者的解说，加上自身理解来归纳，其字义范围可包括脸部之色、物质之色与眼神之色，随后再从中推断出涵盖意义，了解孔子之道。

本文第四章，会把争论性，甚至引起误解的“色”之含义做出辨析，原文可见於四个篇章，即〈学而篇第一〉、〈为政篇第二〉、〈子罕篇第九〉与〈季氏篇第十六〉。其中以各学者的注疏分异来做比较，年代由远至近，包括黄侃，朱熹、杨伯峻等人，先理清他们的流派思想怎样影响其态度去为“色”字注疏，当中有疏忽与求实者两种。在梳理好哪家注疏可信度偏高后，便以自身推理与学者的论据为辅助，揭露误读。

#### 第四节：研究方法

笔者采用《文心雕龙·神思》里“谋篇布局”之论词树立文章结构，注重“意在笔先”之说。笔者的思路是收齐各样有关“色”注疏的资料，发现注疏的分歧为“脸色”与“女色”。其中，细读法必不可少，盖因研究原文含义者务必将其读透，为此复读《论语》，理解内容大意，再做深层分析。

语义分析法亦被本文采纳，据《注释学纲要》释“**语言有古今之异，字的形、音、义随着时间和空间的改变也不断演变着**”（汪耀楠，1991：3），语义的变化致使现代人读透先秦典籍很困难，针对“色”一词须拿捏清楚它具体含义与演变。劳思光在《新编中国哲学史》提出哲学的四种研究法，即系统研究法、发生研究法、解析研究法与基源问题研究法（劳思光，1999：5），本文择后三种。

其一，本文采纳发生研究法“即着眼於一个哲学家的思想如何一点点发展变化，而依观念的发生程序作一种叙述”（劳思光，1999：8），先阅读历史典籍，探究孔子思想的源流概述，竟与背景息息相关。他对人性批判的新思想乃是由社会动态引的自觉为基础，提出伦理来解决当时人性败坏的问题。

其二，解析研究法只用於第三章“主要解析已往哲学家所用的词语及论证的确切意义；他主要整理别人的思想”（劳思光，1999：10），此举类似归纳动作，将没有争议性的“色”字义进行清晰的归纳。笔者对共识性的“色”字义做出系统性的分类，即三个视角，分别为脸部之色、物质之色与眼神之色。

其三，基源问题研究法就是“以逻辑意义的理论还原为始点，而以史学考证工作作为助力”（劳思光，1999：15）。所谓原始点就是以找出原来含义为目标，此方法不赞同“第二文本”衍生。第四章里，本文主要是还原“色”的特定含义，面对不同版本的注释，只好以客观思辨去剖析，揭晓被扭曲的原意。基於此研究法，会考究各注疏者的流派，发觉黄侃、刘宝楠等以考据为主的学者有较全面的字义研究，都认为“色”乃指“脸色”；而何晏、朱熹含主观见解，稀少考证各家注释则直接以“女色”释之，精确度备受怀疑。

## 第五节：文献综述

本文主要引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作为原文内注。随之再参考他和其它学者的注疏，如黄侃、刘宝楠、杨伯峻等，从中考察其对“色”所下的定义。钱穆先生给予笔者启发，盖因各人理解各异，不可只观一家之疏，而要采纳众说

**“若要深读，读了朱注，最好能读何晏所集的古注，然后再读刘宝楠编撰的清儒注”**

（钱穆，2014：30）如此才知各家注疏之矛盾与精确。

日本学者松川健二主编的《论语思想史》精细描述各类注疏之作的流派，注疏者的思想熏陶将影响经义解说。魏晋何晏主张玄学，属老庄思派，其《论语集解》是最早流传的完整版本，其善於发挥己见，填补以往空缺的注疏。他以道家之观来解释儒学，讲究混为一体，儒道两家表面思想虽异，最后却能同归，还直言**“不待多学”**（转引自松川健二主编、陈静慧翻译，2006：75）精密的考据工作可有可无，未经考察语义背景，就断定“色”指涉“女色”。

南朝梁人黄侃《论语义疏》属笃实派，他先是参考何晏注疏，再浏览其他儒者之观念**“若江集中诸人有可採者，亦附而申之。其又别有通儒解释於何集无妨者，亦引取为说，以示广闻也”**（【梁】皇侃、高尚榘校点，2013：5）。可见他所引述的注疏规模庞大，采纳其他通儒之说，加上自身判析，将原句的“色”泛指“脸色”，此书是首部有详备考究的注疏，可信度颇高。接着，宋人朱熹《四书章句集注》的特点是包含理学，存在以天理克制人欲的观念。所以在《论语》贬斥句式中的“色”间接被朱熹释为“女色”，其认为女色乃人之欲望。

到了清代考据学兴盛，以刘宝楠《论语正义》为主要文献。此书汲取和采集将近一百十九家的注释，注重训诂，对于字义的考订务必**“实事求是”**（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2007：3），最终将“色”释为“脸部之色”。直到现代，出现杨伯峻《论语译注》与李泽厚《论语今读》，以现代汉语为基础的注释。基於注释太过广袤，笔者所引用的注疏作品有限，无法全都详介。

另外，本文参造司马迁《史记》得知孔丘的身世背景，其觉醒意识绝非始於偶然，乃因当时动荡不安情境致使人性低落而引发的现实批判。至於“色”含义的探求，将考察许慎《说文》的解说，发觉“色”最初本义是指容颜之色。劳思光《新编中国哲学史》与郭沂《郭店竹简》则详解哲学於特定时代的发展与特征，孔子开拓了轴心思想，《论语》则成奠基之作。

论文方面，有关论析“色”含义的文献只有三个，虽不算权威之作，但亦有参酌之用。厉才茂所写〈《论语》“色”的意义的现象学分析〉表示《论语》之“色”**“可以作文字的考证、字源的探索，典籍之间的互相印证”**（厉才茂，2001：48）。此文以探讨“色”字源流与历来含义，再引述许多不同版本的注疏，分别作出不同的解释，只可惜没给出“色”的具体含义。

刘美红〈解读《论语》之“色”〉则将“色”含义进行整细的归纳，并解释它所包含的涵盖意义，即**“色德统合”**才是道德体现。她认为“色”是**“体现‘身一心’互动的经典模式，又是‘自我—他人’展开人际互动的重要媒介”**（刘美红，2011：113）。“色”代表身与心互动关系，即外在（色/身）与内在（德/心）的表现，比方人若内心喜乐，外表包括脸色就会欢笑，倘若心里悲伤，则脸色哀愁，所以要时刻修身保持容貌颜合。此外，“色”亦成为自身与别人的相处媒介，讲究交友要心口合一。

薛健、卢士樵〈《论语》之“色”〉直截了当指出**“多数版本的解释认为“色”就是“女色”之意，这是一种误解”**（薛健、卢士樵，2013：31）。古代文献的“色”字含义丰富，不能仅凭自身会意，就武断认为它表示“女色”。他除

了对“色”作出归纳，还初步辨析注疏者对“色”的误解，并对“色”前和后的字进行解说，综合整个语义和句子，领会出原著思想。

## 第六节：研究难题

本文面临的难题，为注疏资料繁杂与有关辨析《论语》字义的文献稀少，属两种极端。基於《论语》注释者太多，笔者须谨慎筛选著名的注疏者。期间需要一段时间梳理，用於考究他们的流派背景与搜集注释者对“色”的剖析。

關於《论语》字义研究的学者偏少，大多都探讨有关思想、观念等类型。就算有学者研究字义，范围都以“仁”、“德”为主。至於“色”字义的详细研究，即研究“色”含义的具体书籍，则完全没有。侥幸笔者通过中国知网等，意外收获学者对“色”字所做的研究，大多数都只是归纳，至於有为“色”做出初步辨析的论文可谓凤毛麟角。

## 第二章 孔子对“女色”之看法

“女色”一词在周朝为祸水之兆，若以史为鉴，周皇室确有系列荒污事。当中包括周幽王为博褒姒笑“烽火戏诸侯”、齐顷公好色“临朝美女相伴”等。此垢业成为礼崩乐坏的现象，孔子周游就为整顿风气。那么，既然“女色”在周朝影响趋向贬方，孔子对“女色”真的把持绝对批评吗？实则不然，例《礼记·礼运》有云“喜、怒、哀、惧、爱、恶、乐七者弗学而能”（【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1999：689）点明七情六欲乃人类与生俱来之本性。比如父母生养子女，便灌输“爱”的道理；反之子女要以“爱”报答父母，此天伦之“爱”乃与生俱来。盖因人一出生便授亲情之“爱”，体察父母如何“爱”惜儿女，久而耳濡目染，投其所爱。随后再推己及人，衍生至爱朋友，伴侣等。

从中，孔子把情欲的产生归於先天，爱好“女色”亦是秉人性之欲，人透过接触美好事物而对其产生情感，异性相吸则为常事。在对人欲的认识上，孔子不以是非看人欲，而把它当成客观存在（张德苏，2008：100）之现象。孔子虽视爱美者属自然之性，却为人对“女色”摆出的态度批评之。如《去鲁歌》孔子愤慨於沉迷“女色”的鲁国大夫季桓子，斥责这些妇人迷惑季桓子致使国衰“彼妇之口，可以出走。彼妇之谒，可以死败。盖优哉游哉，维以卒岁”（【汉】司马迁撰、【宋】裴驷注，2014：2324）。句中，孔子谴责的主体是季桓子与貌美却无妇德的女子交往，从未怪罪季桓子喜好“女色”之性，而是责备季桓子的过度陷入。

## 第一节：通之人情，不灭人欲

孔子能博至圣称号并非徒然，其一定是具备常人难有的开明度，即通人情世故，不心生芥蒂於先天性之物，反倒乐观接受却保持分寸。《说文·耳部》释“**圣，通也……圣通而先识**”（【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2007：1028），意为通天之际，不违背天理。既然“欲”与生俱来，便不以主观情绪将其禁之，而任其自然发展，再以道德教化。笔者尝於钱穆所撰《孔子与论语》瞥见一段问话，这句话为“孔子思想如何引用到世界现实问题上来”（钱穆，2000：280）？试想一个两千多年的思想学术，与日新月异复杂的现今学术相比应不入流，可其学说却在现今社会立足，这思想到底有什么特点，能引用至今？

其实，孔子思想对轴心文明的成熟表现就是为现实社会体现了实践效益。例如《论语》的社会效应，就仅凭记载的通达伦理，兼系统的处世方式，引人成就“为人”。儒学的范围紧扣於人的问题，不管何时，社会必面对人伦课题，想解此事须对症下药，《论语》恰谈伦理。所谓“人学”涉及三个导向，撇不开交际关系“**第一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也就是人际关系；第二是人与家庭的关系；第三是人与社会、国家的关系**”（赖永梅，2017，无页数），凡交友、敬亲与侍君属“为人”的基本之责，独善其身便是解决从古至今人伦问题的方法。

“人学”的根基是以人性的本质为主，夫子虽未明确指出人性属善或恶，但已对人性的共同本质展开研究。正如《中庸》首句所阐“**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宋】朱熹，2012：17），人性既是天所赋予，自当含“欲”的性质。

《说文·欠部》载“**欲，贪欲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取慕液之意**”（【汉】

许慎撰、【清】段玉裁注，2007：720），指对某爱好之物怀着渴求与虚受之意<sup>9</sup>。学者张德苏对“人欲”的看法有两种：

“一种是对‘人欲’持否定的态度，认为‘人欲’与社会是截然对立的，是罪恶之源；另一种认为‘人欲’是一种客观存在，因而不对它作是非判断，不把它与罪恶直接联系起来，只认为当‘人欲’见诸行动对他人利益造成侵害时，才是有害”（张德苏，2008：100）

显然，孔子属于后者，以中和形式对待“人欲”，人心所向；追寻所好，有“欲”才有所求之而进步。“欲”主要是一种心理动力，而没有显然的道德内涵（戴朝福，1993：136），但人在求的过程中对“欲”摆出怎样的态度，需以对错论之。孔子在乎的是对人欲的引导，并非对人欲的灭绝。他在〈里仁〉曰“富与贵，是人之所欲也”（【宋】朱熹，2012：70）肯定了物质追求为普遍之“欲”，却未对“欲”的性质述说褒贬。殊不知“欲”种类繁多，哪怕是疼惜家人朋友亦处“情欲”之中，凡是不以越矩或伤害行为持之，便算合情合理。

### 1. 男欢女爱，人之本欲

---

<sup>9</sup>徐灏笺“从欠，非‘慕液’也。人心所欲，皆感於物而动，故从欠。欠者，气也。欠之义引申为欠少，欲之所由生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清】许惟贤整理（2007），《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页720。

孔子思想务实的主要体现就是近乎人情，中规的把男女情爱视为人类繁续的自然法则。〈阳货〉曾录“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宋】朱熹，2012：176），指明人的“本性”相似，无善恶之分，“情欲”自当不能以好坏来区分，而致使“欲”性质变化的是后天对待“欲”的习惯。就人“性”的本身而言，总指的是生而即有的东西，无所谓“初”或“不初”（徐复观，2014：71）。堪比人天生喜好美丽事物，看到喜爱的东西，诸如亲人、百花、容貌等，不由自主被吸引，无形中流露出渴慕之情。

据徐复观所释“性”是指气质之性。落实下来说，即是血气心知的“性”，也就是生理的“性”（徐复观，2014：71）。这就印证〈礼运〉所载“饮食男女，人之大欲存焉”（【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1999：689），表明孔子视形而下的“性”观念为顺乎自然，男女之事为子孙延续的基础，“性欲”就如同饮食一样应得饱足。孟子则继承其说，〈告子上〉道“食色，性也”（【宋】朱熹，2012：332），饮食与恋爱是人的基本之“欲”，属“本性”的一部分。

以上想法，证实孔孟思想的通达，盖因人与万物接触，相惜以生情<sup>10</sup>。所以人与世间事物相互吸引，不可断绝情欲。〈离娄上〉有云“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宋】朱熹，2012：292），倘若每人真能抛弃情爱之“欲”拒婚，没了后代，家族香火失去继承，岂非犯了孝道的大不遵？在这点上，足已证明儒家从未否定现实人生，不把“女色”当成分争的主端，而是延续子孙的主体。

---

<sup>10</sup>恰如《礼记·乐记》所云“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於物而动，性之欲也”人皆会向美好事物动之以情。【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1999），《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页1083。

## 2. 《诗三百》为教科书

孔子不“禁欲”的另一个论据就是以《诗》为教科书，并传授於弟子。此经内容大量牵涉婚嫁、约会与暗恋，表露周朝文人对女丝容貌的开放，犹见风尘中性情人之多。孔子却赞“《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为政〉（【宋】朱熹，2012：53）。所谓“思无邪”被李泽厚释为“不虚假”（李泽厚，1998：50），“思”为语气助词，不作“思想”解释，“邪”亦非“邪恶”之意。孔子欣赏的是《诗》所表达的“情欲”，真实不做作，诗人能以景写情，将喜怒哀乐寄托於客观境遇，便处正常发泄的形态。

再者，《诗》里有淫诗<sup>11</sup>，孔子认为其依旧发乎情理。例如〈召南·野有死麋〉<sup>12</sup>描述着肉体之欲或野婚<sup>13</sup>的事，书写男子打猎却在树林遇到心仪对象，以死麋当作聘礼赠之。随后双方互愿以身相许，原文“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表现的是男女交欢“若推若就，亦喜亦惧”（程俊英、蒋见元著，1999：53）的心情。谢仲明先生有云“道德善对艺术活动而言，乃是一个终极的方向，它使艺术活动具有‘方向性’或说‘目的性’”（谢仲明，1986：177）所谓艺术的“方向性”就是以具备和尊重道德为优先。

---

<sup>11</sup>此“淫”为宋王质称之，非孔子。

<sup>12</sup>《诗经·野有死麋》“野有死麋，白茅包之；有女怀春（20岁定要结婚），吉士诱之。林有朴樕，野有死鹿；白茅纯束，有女如玉。舒而脱脱兮，无感我帨兮，无使尫也吠”。程俊英、蒋见元著（1999），《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页53。

<sup>13</sup>【宋】王质《诗总闻》“女至春而思有所归，吉士以礼，通情而思有所耦，人道之常。或以怀春为淫，诱为诡；若尔，安得为吉士？吉士所求必为贞女，下所谓如玉也……当是在野而又贫者，无羔雁币帛以将意，取善於野，包物以茅。皆乡落气象也”。【宋】王质撰（2005），《诗总闻》，长春：吉林出版社，页20。

《诗》不仅成孔子不反对“欲”的例证，内容里的道德体现可用来引导人怎样适度表达“欲”。以上淫诗，男欢女爱属平常之性，但须在收了聘礼和你情我愿之下，才算符合道德规范。那么，有人刁难，私定终身岂不违背“父母之命”？此问可被反驳，盖因一年中有个仲春之月，春暖花开《周礼·地官·媒氏》述“仲春之月，令会男女，是於时也，奔者不禁”（【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1999：362-364）。此时父母会准许熟婚期的子女外出，期间男女坠入爱河许下终身之事不可胜举，父母也不阻扰，以让子女找到合适对象。可见孔子品诗就因其有抒情功能，赏的是字行里的真挚情感，却又合乎礼仪。

### 第三节 以礼养性，克己寡欲

孔子虽承认“情欲”为天赋於的人权，却向人对“欲”摆出的态度进行评价。《诗》虽表露文人“情欲”感想，但未见举动过分者。诗是人心之声，故可以怨，然其怨须中节，始不流荡而生悖淫之弊，此即是温柔敦厚之诗教本质，中节即是“礼”（戴朝福，1993：159）。盖因其主张“发乎情，止乎礼”（程俊英、蒋见元著，1999：2）。孔子曾於〈八佾〉赞扬“<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宋】朱熹，2012：66）内容描述男子对淑女之好逑的情感，不见面辗转难眠，却不悲伤；得到后以琴鼓乐之，却不淫乐。

有幸遇见喜爱女子固然好，可哼曲抒发喜悦，但只能仅举於此。在未认识前，男子不可随意搭讪，若有意追求，可按照“礼”的方式，到女方家提亲，〈士昏〉载“昏有六礼，纳采、问名、纳吉、纳征……”（【汉】郑玄注、【唐】贾

公彦疏，1999：60）。可见“情欲”是需要“礼”的引导和规范，男子需送“礼”方能名正言顺娶得女子。

《说文·示部》提到“礼”本义为“履也，所以事神致福也”【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2007：3）是祭祀的一套“礼仪”最终引申人类举止的依据法<sup>14</sup>。此引申乃因古人观天之际，看到日月星辰各司其位，联想到世间有君臣父子，自当该有相应职责。因此人的举止言行该有限制，〈礼器〉“礼也者，合於天时，设於地财，顺於鬼神，合於人心，理万物者也”（【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1999：717）“礼”将给万物定序，使其各安其位。外在的“礼仪”规范将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礼”的存在就是为了约束人的“情欲”，使它不致泛滥，常人对“人欲”的治理途径存有两种：

“一是采取“禁欲”的方法，通过压抑“人欲”而维护社会规范，宋明理学思想中也有这个倾向；另一种途径是采用“治行”的方法，主张只要一个人的行为没有伤及公共利益，社会就不去干预”（张德苏，2008：100）

但孔子治理“欲”的方式是崭新的，他不属以上两种，而是自成新派且有道理，提倡以“礼”而“节欲”，引人主动去克制自己。他反对“治行”，因其是利用法律强制别人，人本该明白“天生德於予”〈述而〉（【宋】朱熹，

---

<sup>14</sup>徐灏笺“礼之名起於事神，引伸为凡礼仪之礼”。【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清】许惟贤整理（2007），《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页3。

2012: 98)之理,以道德修身当成一种习惯来克制情欲,其规范必须为人由己,通过人的自觉主动履行才能发挥作用。

孟子受其熏陶,〈滕文公上〉云“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宋】朱熹,2012: 263),盖因人与动物都具“情欲”,被异性所诱,但人类特别之处就是懂得学习,以“礼”来轨范“情欲”。简单举例,动物不懂礼义廉耻,无兄妹之分,可以通婚;但人被伦理规定,不会陷於乱伦之中。

那么,孔子认为怎样的态度才能“节欲”?其曾赞扬在“物欲”上容易满足的人,如〈子路〉“子谓卫公子荆善居室。始有,曰‘苟合矣。’少有,曰‘苟完矣。’富有,曰‘苟美矣。’”(【宋】朱熹,2012: 144)。孔子提倡节欲的出发点是物质资料有限,只有节欲,才能避免由争夺而引起的冲突(张德苏,2008: 102)。对于“女色”也是一样,一女怎能侍奉二夫?大概只有照常纲来走,室家不足才不会发生。人既活在现实,离不开物,则要想方设法怎样投物而不为物所致。

### 第三章 《论语》“色”字含义之归纳

此篇章中，笔者将论述《论语》中含“色”字的原文，并把它所指的含义进行归纳。此部分的“色”在意义解说上未出现分歧，众学者的注释中亦已达共鸣。虽看似是简单梳理工作，鲜少笔者观点，但整理间让笔者掌握特定原句，加深单词意义的了解。经过归纳，“色”含义的范围可分为三类，即脸部之“色”、物质之“色”与眼神之“色”，再从原句中推断“色”背后涵义。

#### 第一节：脸部之色-容貌与内心相关或相反

美国心理学家艾伯特·梅拉比安曾研究出面部表情占据有效信息传达的过半<sup>15</sup>，若表情所露恰当，则使人感到愉悦，对方亦会主动参与交谈；若表情呈现夸张欠佳，则使人感到难堪，对方则不花心思於交谈。信息传达的方式除了语言，另一个就是从面部表情看出端倪，推断出暗示信息。譬如“暗送秋波”、“挑眉电眼”乃表达对异性有意的脸部符号。

表情达意固然是好，倘若过度则会失了礼仪，正颜悦色才是自身修养於表达能力的一部分。孔子在〈颜渊〉云“出门如见大宾”（【宋】朱熹，2012：

---

<sup>15</sup>艾伯特·梅拉比安（Albert Mehrabian）公开一项有关信息传达的公式“信息的全部表达= 7%语调 + 38%声音 + 55%表情”。

134），凡出门与人交际不可嬉皮笑脸，而是把脸色维持在对待宾客般容重。孔子对于脸色看的颇重，因容态将给人留下第一印象，那到底要怎样才能正确行之於色？又不宜过度而失去礼仪风范？都属“人学”外在修养的功课。《论语》所叙关乎“面部之色”的内容可区分四种，即君子之“色”、小人之“色”、礼仪之“色”和丧礼之“色”：

### 1. 君子之色

君子作为孔子心中的人格标准，其具备的内外修养置成学习范本。君子须敏於察言观色而避开祸端，本身却要保持端正与平和之容色，还要知行合一。原文里共有七句描述君子颜气。

孔子於〈先进〉提了问句，实则在指点迷津，教人不能以容貌取人，原文载“论笃是与，君子者乎，色庄者乎？”（【宋】朱熹，2012：129）。凡谈吐笃实，能言善道者未必是君子，只能证明其有学问，殊不知是装模装样的败絮者。这教人不能单靠言行判断某人乃君子与否，而要留意其脸眉间的脸色是否坦诚。盖因某种内心的情感连自身都没有察觉到或者即便觉察到了也不想公之於众时，那写在脸上的“色”却早已揭露了内在的真相（刘美红，2011：113）。脸部反应会根据内心意识而流露出相应表情，脸部之“色”虽刹那变千却不失其真。

人若不能谨守其身，“言”和“色”的表现完全为了求取他人的闻见，就会失去其真实为己的情绪表现（厉才茂，2001：52）。曾子患疾对前去探望的孟子说过一番话“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色，斯近信矣；出

辞气，斯远鄙倍矣”〈泰伯〉（【宋】朱熹，2012：103-104）。当中“道”被解释成“礼”，君子难得的礼仪有三项，即人之相接，首要严肃态度，避免别人懈怠；其次端正脸色，才能取得信任；再来是注意言辞，避免词语间的误会。所谓君子的务本，就是态度、脸色和言辞要得体，正脸色就等於正己，不能口不应心，否者让人觉得虚伪。

再者君子要秉学泰然处事的内在修养，才能展现平和气色。子张曾问夫子〈公治长〉“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宋】朱熹，2012：80）。子文为楚国宰相，虽三次当宰相，却从未沾沾自喜；三次卸官职，也未感到怨怒。若是常人，自当人逢喜事精神爽；遇难哭天怨地，脸上所露虽是真实容色却已过度激动，无意间给人造成困扰。但君子不同，其平和之“色”体现始自於人格与内心。他的内心完满、富足，先修缮了自我修养，而后表现出来一种从容不迫的风度（于丹，2007：59）。

〈季氏〉里，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色思温……”（【宋】朱熹，2012：174）。其中“色”被古今学者视为脸色，朱熹云“色，见於面者”（【宋】朱熹，2012：174）。作为君子有九种顾虑，排行第三的是确保脸色温和尔雅，建立安和感，让对方乐意与之交流。若有人无意冒犯，也不轻易发怒，保持温和脸色谅解，就不易与人结怨。

孔子於〈颜渊〉告诫子张真正的士是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处世事半功倍。其中“色”出现两次，即针对脸色所述一褒一贬之含义。“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色，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色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宋】朱熹，2012：139），所谓通达之士不能仅

有名望，还要善於察言观色。凡察言观色者，便能好言好语，识得抬举。随后孔子转而批评单有名望者不过是表面装仁，句中的第二个“色”被杨伯峻指为虚有其表，虽以仁爱自居但实际以坏手段骗取名声。

<季氏>则告知關於洞察力的重要性，子曰“侍於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颜色而言谓之瞽”（【宋】朱熹，2012：173），当中“君子”乃有德位之通称，自古侍奉君主者常犯错误有三，即没轮到说话却先发言，顶撞也；该发言时却沉默，隐瞒也；不先观察君王脸色而贸然开口，为瞎了眼睛。盖因伴君如伴虎，侍君者需要“不傲、不满、不瞽”兼备，听从君主之话再观其色，方能不触犯君威。

另外，<宪问>提及“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宋】朱熹，2012：159），夫以为贤德有四种，其一於乱世中退隐避免随波逐流，如同伯夷和太公<sup>16</sup>；其二开垦领土或田地；其三避开别人难看脸色；其四忽略难听的言语，免得讳言影响心态。人要避开别人难看之“色”，盖因本身不亏欠他者，心中无愧，毋自取难看焉，不必无端受他人之气而灭自己正气，从中可看出孔子以直抱怨的思想。

---

<sup>16</sup>《史记·伯夷列传》“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汉】司马迁撰、【宋】裴驷注（201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页2583。

## 2. 小人之色

〈述而〉曾述“君子坦荡荡，小人长戚戚”（【宋】朱熹，2012：102）阐明君子与小人的差别在於前者光明正大，流露平和脸色，后者则卑躬屈膝，掩饰脸色，其忙於巴结又害怕对己不利之事，时刻陷入忧戚。小人会安於可以闻见的表面形式，以牺牲对生活情境的真实领会为代价，与人关系只能维持在虚假的情绪意向之上（厉才茂，2001：52），小人会出卖自身情感，投机取巧。此行为让孔子厌恶，关乎斥责小人之“色”的原文有三句。

君子少言，却会说有用的话；小人花言巧语，满脸喜色，背地却捅人刀子。对此，孔子於〈学而〉与〈阳货〉指责小人“巧言令色，鲜矣仁”（【宋】朱熹，2012：48/181）。恰如朱熹所注“好其言，善其色，致饰於外”（【宋】朱熹，2012：48），其中“令色”指虚言假色，即表里不一，对内在的情感都可刻意歪曲，毫无仁德，利用“言”和“色”的伪装骗取别人信赖。孔子於〈公冶长〉骂其“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宋】朱熹，2012：82）。

〈阳货〉则载“色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宋】朱熹，2012：180）。所谓“厉，威严也；荏，柔弱也”（【宋】朱熹，2012：180），孔子将脸色看似严厉，内心怯弱的人比作穿洞爬墙的卑贱小偷。面对此种假外表，又何不反省自身所遇，现实中亦遇过表面上装阔气，摆着不可一世的脸色，但内心却痛苦挣扎的人，孔子主要於此感叹松柏常青的人格尤为难得。

### 3. 礼仪之色

“色”不仅代表个人的独特象征，有时其所透露的脸色举止，身负着国与国的关系建立，它不仅是一个随意主观的事。孔子代表君主接待贵宾，展示的是一国之威仪，彰表的是邦国之形象（杨朝明，2018：149）。孔子对于礼仪的容色要求最高，即要庄严又不失敬意，显得战战兢兢却又不是紧张。其中有三个原句记录着孔子於宗庙朝堂上对面貌展现的驾驭。

孔子身为外交官，鲁国君王曾派其去接待贵客，以下两段描写着接客的容色举止：

〈乡党〉“君召使摈，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宋】朱熹，2012：118）

〈乡党〉“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色，足蹢蹢如有循。享礼，有容色。私覿，愉愉如也”（【宋】朱熹，2012：118-119）

文中，面目“色勃”根据朱熹解释为“变色貌”（【宋】朱熹，2012：118）。猜想孔子那时的神态是把一贯的平和面容收起，改成庄重矜持之面色与贵宾交谈。再有一次，他出使国外举行典礼，手捧着圭，小心翼翼的捧着它生怕摔破，貌似无力举起般。此时脸色凝注且匆忙诚意，脚步紧凑，好像沿着一条直线走。献礼时则鞠躬如也，将脸色改成“有容色”，即《仪礼·聘礼》载“及享，发气焉，盈容”（【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1999：461）。此时改变色貌的举止，与小人掩饰色貌是两个评语，一个是为凸显对别人敬重而将脸“变”成庄重，乃发乎内心且合乎礼仪；另个则是为了利益奉承别人将脸色“饰”成好看，但却是为了得好处而出卖自身情感变得虚伪。

接着是孔子入宫门的形态，〈乡党〉有云：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闑。过位，色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色，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宋】朱熹，2012：118）

当中“色”出现两次，分别是走进公门和走出公门。走进公门时，举止谨慎，仿佛无容身之地，亦不可踩门槛，将下摆提起向堂上走，容貌保持矜持谨慎之“色”，不可嬉笑，微笑也不可。走出来时，面色开始放松不再紧绷，变得怡然自得。走完台阶，则彻底放松，像鸟儿般舒展金翅踩着轻快步伐。孔子所树立的榜样是成熟且虔诚的礼仪实践者，若自我反省，如今走路驼背，站没站相，成天露出猥琐笑脸的笔者，实在羞愧。

#### 4. 丧礼之色

除了礼节，孔子亦看重丧礼，所谓守丧三年就可见孔子甚是重视。孔子以为对待丧礼的脸色要沉重哀伤，〈乡党〉言简意赅“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衰，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色而作。迅雷风烈，必变”（【宋】朱熹，2012：122）。其中若看见穿孝服的人，虽是密友，也必改成哀悼脸色，据杨伯峻解改变容色是一种表达同情的方式（杨伯

峻，1980：107）。若看到穿戴着礼帽和哭瞎的人，虽时常遇见也要向其表示礼貌，车中遇到拿着送死者衣物的人，要把身子向前，把手伏着车前的横木，以表对死者的惋惜。死者家属若以丰盛菜肴招待，定要瞬间改变脸色以敬主人之礼，其态度要如迅雷、风烈般快速。

## 第二节：物质之色-思维与外物相关

《论语》有两句原文是提到物质之“色”，分别是讲述食物变色与文章修饰。人与物的交流将影响到视觉效果，人眼会被物体的颜料吸引，而被颜色吸引时会在脑海中产生约定俗成的反应和感想。譬如人看到黑便想起黑暗；红色代表火热等。

### 1. 不吃恶色之食

〈乡党〉记载孔子吃东西的威仪和条件，讲究“**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饐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色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宋】朱熹，2012：120）。盖因颜色会引起食欲，所谓“色恶”指颜色变了样，即肉的颜色发黑，很恶劣不再新鲜，不能因为愚省而吃它，反倒会影响健康。此突显孔子对日常生活起居的郑重态度，即便人可对生命的意义或归宿等问题困扰而迷茫，但依旧要珍惜自身的生命，吃好、睡好，好好的待人接物。

## 2. 文章润之以色

〈宪问〉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色之”（【宋】朱熹，2012：151）句中的“命”被杨伯峻释为“外交辞令”（杨伯峻，1980：147）。孔子出使郑国时需要创作辞令，它由四个人完成，裨谌拟稿；世叔提供意见；外交官子羽负责修改；子产负责文辞的加工。一篇文章，需要靠四个阶段的铺陈，才算精湛。“色”指文章的修饰加工，使文辞变得好看，赏心悦目。孔子主要提倡用心对待本分之事，各司其职将分内事做好。

## 第三节：眼神之色-神情与场景相关

### 1. 眼神被场景吸引

〈乡党〉撰载孔子神色突动，被场景瞬间吸引“色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宋】朱熹，2012：123）。其时孔子游山观景，恰巧一群野鸟飞向天空，眼神一恍，立马被此景吸引。他望着盘旋在天空的野鸟，有所感叹，山谷野鸟既能自在飞翔，自由落下，乃“得其时”，可怜自身不得其时，周游列国，却未获君臣响应。笔者以为这反衬用得巧妙，却又不失其志，反倒突显天降大任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的心灵慰藉。

## 第四章 辨析《论语》“色”字之误解

此章属词语辨析，盖因不同学者对《论语》中一部分“色”字的解说各异，难有固定答案，但孔子所述某词包含的道德伦理绝无多义。当中“色”为经典的分歧点，有人凭着“女色”的注疏，认定孔子贬斥“女色”。殊不知“女色”属人欲的一类，乃与生俱来的天性，再者圣人通知人情，不随意评价“女色”。文中“色”另有所指，本文将收集各方释意，找出矛盾，以学者论据加上笔者愚解揭开误读，以降低传播文化的障碍。

### 第一节 “贤贤易色”

此句出自〈学而〉，由子夏所述“贤贤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友交，言而有信”（【宋】朱熹，2012：49-50）。孔子提倡的“人学”顾名思义就是引人“学”於两个方向。其一，以君子为鉴自我修德；其二，以读书来获取知识。但孔子强调的“学”，即德行优於知识，行为先於语言（李泽厚，1998：36）。此原文属修德处世的部分，即先“贤贤易色”，再尽全力侍奉父母；主动献身服侍君主；交友诚实守信。

其中“贤贤易色”挑起分歧，古今对“色”的解说分为两种，为“女色（貌）”与“脸色”。前者教人崇尚贤者而轻视女色；后者劝人遇到贤者要改

变脸色以示恭敬。朱熹便属“女色”之说的代表者，其云“**贤人之贤，而易其好色之心**”（【宋】朱熹，2012：50）。除了朱熹，刘宝楠、杨伯峻和李泽厚亦采纳“女色”的注释。但另个分歧出现，他们对“女色”的原文解释又别於朱熹，其将此句解释为娶妻原则。笔者举例刘宝楠所引《朴学斋礼记》“**三代之学皆明人伦，贤贤易色，明夫妇之论也**”（【清】刘宝楠，1990：20）和杨伯峻所译“**对妻子，重品德，不中容貌**”（杨伯峻，1980：5）都认定孔子教人娶妻要重视贤惠而轻视美貌。

以笔者愚见，若孔子真教人尚贤而轻视“女色”，其就不配称圣。圣人乃通人情世故，再者孔子投身於“诗教”，《诗》首篇为<关雎>，此为爱情诗却被孔子快乐而不过度；悲哀却不伤身，其欣赏的正是诗里流露的情感却又止乎礼仪。可见孔子不反对情欲展现，加上第二章已述孔子不灭人欲的论证，诸如饮食男女、人之秉欲、诗无邪等，若其突然转而轻视“女色”岂不矛盾？

另外，《论语》句式为承接递进，而“贤贤易色”后句则是“事父母，能竭其力”，所谓崇尚贤者而轻视“女色”与侍奉父母并没任何联系。相反，人若为追寻贤良而轻视“女色”，便可将妻子都休之；或将女友抛弃，甚至断绝欲色没了后代，岂不违背儒家人伦之乐的观念？

至於重视妻子贤德而轻视美貌的说法亦不成立，纵然刘宝楠把“贤贤易色”归於夫妇之道缺乏说服力。虽然有人认为孔子是要子夏娶个贤惠而不注重美貌的妻子以侍奉父母，但前提此原文为子夏所问，是针对子夏本身为主体怎样侍奉父母，若孔子直接道“你啊，娶妻要重视贤惠而轻视其美貌，如此便能侍奉

父母”，这岂不教导子夏把服侍父母的工作都交给妻子，子夏本身无须服侍父母？这也是说不通的。

再者，子夏只言“贤贤”，而非事妻贤贤易色，古人称有才能的男子为“贤”，称心灵手巧的女子为“惠”（南怀瑾，1991：29）。南怀瑾将第一个“贤”作动词用，因为文字有时假借，第二个字是名词，指贤人。笔者支持黄侃之说，其将“易色”理解作改变平常之脸色，如“上‘贤’子，犹尊重也；下‘贤’字，谓贤人也。言若欲尊重此贤人，则当改易其平常之色，更起庄敬之容也”（【梁】皇侃、高尚榘校点，2013：12）。“贤贤”不仅指尚贤之意，而是指见贤思齐，向贤德之人学习，提高自身道德修养（薛健、卢士樵，2013：32）。

黄侃还引“易”的解说，《说文·易部》载《秘书》“日月为易”（【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2007：801）。日为阳，月为阴，两者交替变化产生黑夜白天，阴阳变换。“易”除了轻视，更偏向变换之意，这教人遇贤者要立刻改变脸色而肃然起敬，这乃修身於道德的自觉性，好比谈笑中的学生看见师长则改其色而问安。

既然“色”指脸部之色，这就好办，孔子教子夏侍父母必须由自身修养做起，即先懂见贤思齐以改变行为，学习“正颜色”面对所有人，才会於服侍父母时和颜悦色。如此翻译，便和接着第二节的原句相呼应：

## 第二节 “色难”

子夏於〈为政〉问孝，孔子答其“色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宋】朱熹，2012：56），所谓行孝就是做到“色难”，足矣。至於把父母交托的事无怨言去实行；将美食让给父母，不算真孝。

其中分歧点在於“色难”，这里的“色”字可排除“女色”的解说，只取脸色之意。但矛盾就出自各学者对於句式排列的理解，究竟“色难”是指行孝最难的就是看双亲脸色，还是儿女侍奉父母最难就是和颜悦色？对於这个解释，朱熹道“盖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这，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故事亲之际，惟色为难耳；旧说，顺成父母之色为难，亦通”（【宋】朱熹，2012：56），其说了“亦通”犯了注释禁忌，孔子所用的词针对的道路伦理绝不有多意的，笔者以为不妥。

而黄侃和刘宝楠都认为父母最难的就是看其脸色，前者曰“色，谓父母颜色也。言为孝之道，必须奉承父母颜色。此事为难，故曰“色难”（【梁】皇侃、高尚榘校点，2013：29-30），后者亦述“承顺父母颜色，乃为孝也”（【清】刘宝楠，1990：51）两人一致认同只要承顺父母颜色者，便称作孝。

而杨伯峻和李泽厚此句的“色”为儿女的容色，〈祭义〉“孝子之有深爱者必有和气，有和气者必有愉色，有愉色者必有婉容”（杨伯峻，1998：58）。学者裴传永亦认为“色”指面色或神情，而“难”字相当“懃”，据《说文·心部》载“敬也。敬者、肅也。商頌。不懃不諫”（【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2007：877），泛指容色恭敬，侍父母者和颜悦色。

笔者采纳杨李二人之说，认为其中的“色”是指儿女脸色。孔子不会答非所问，归根究底提问的主体还是子夏，引导他怎么尽孝。值得注意，孔子在论述子女做到“色难”便是孝，后续又转而论述帮双亲干活、将好吃的让给父母等做法都不算是孝。当中乃一系列的动词，侍奉父母该怎么做，凡做到“色难”就是孝，为此断定“色难”实指动词，即保持脸部和蔼。按常理孔子是回答子夏怎么去侍奉父母才算孝，而不是感慨侍奉父母最难就是看其脸色。

再者从语法学的角度，名词“色”被活用为动词，后应跟宾语，而“难”不可以作宾语（厉才茂，2001：52）。因此“色难”实则指儿女的脸部动作，但要保持好的颜色是件很困难的事。“色难”的概念就如同“言讫”，表露着正颜色和善言语很困难，必须将自身修养投入真实生活情境体会，而完全排斥虚假的情绪。这也难怪所孔子於〈宪问〉提“怨、欲，不行焉……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宋】朱熹，2012：150）所谓色难或言讫都该谨顺其身，使自己持身於实际的情境，并且对真实的情绪有真实的领会。倘若儿女嬉怒无常，就无法敬事双亲，因其无法透过修身保持悦色的真实情绪去伺候父母。

再者，孔子三岁父亲去世<sup>17</sup>，年幼的孔子岂有面对父亲难看脸色的时候？他十七年都与母亲相依为命，母亲对他百般疼爱亦教他礼仪，是个慈母形象，怎会无故给孔子使脸色。按照南怀瑾所举的例子，可见其赞成儿女脸色之说：

---

<sup>17</sup>《史记·孔子世家》“三岁而叔梁纥卒，葬於防”【汉】司马迁撰、【宋】裴驷注（201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页2311。

“儿女下班回家，感到疲惫，却被父母吩咐倒杯茶给他们。儿女倒是端着茶来，却沉着疲惫的脸，往桌上一搁，用冷硬的语调说‘喝！’，在此态度下，为人父母的心理比死都难过”（南怀瑾，1991：92）

人在忙碌之时确实不想被扰，倘若为人子女父母於此时有吩咐，便不可发怒，要和颜悦色把父母交代的事完成。这便符合“恻隐之心”，即王蒙所述“孔子注重的是美好内心的外化，即心化为色，化为对他人的“好脸儿”，化为礼数”（王蒙，2015：45）。人皆有不忍之心，子女侍奉父母不可黑着脸，避免父母难堪；父母亦有恻隐之心，心疼子女都来不及，又怎会无端向儿女使难看脸色？倘若子女只懂得贴合父母脸色行事，纵然父母行为过分，每天板着臭脸使唤儿女或媳妇，子女却不加以奉劝，反倒盲从忍让致使其越陷越深，岂不陷父母於不义？

### 第三节 “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

孔子於〈子罕〉与〈卫灵公〉重复说道“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sup>18</sup>（【宋】朱熹，2012：114/165）。卫灵公向来欣赏孔子，受德熏陶，但有次卫灵公和夫人驱车经闹市时态度招摇，人民听闻夫人貌美便前来围观。孔子的车恰巧尾随着他们，卫灵公却不让道，孔子为此感叹“好德如好色”。

---

<sup>18</sup>此话的背景具〈孔子世家〉载“居卫月余，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汉】司马迁撰、【宋】裴驷注，2014：2327）。

其中“好色”确实指女子容貌，朱熹参照谢氏所述“**好德如好色，斯诚好德矣，然民鲜能之**”（【宋】朱熹，2012：114），刘宝楠则引何晏“**疾世人薄於德而厚於色**”（【清】刘宝楠，1990：349）。黄侃“**时人多好色而无好德，孔子患之，故云‘未见’，以厉之也**”（【梁】皇侃、高尚榘校点，2013：224）。此三者一致认同原文“好色”是指“女色”，笔者同意此说法。但基於注疏者解说模糊，争议藏於其中，读者仅凭此句子武断孔子在排斥女色，叫人“不要好色而要好德”。笔者以为此解释不对，“好德”表示内心之美，“好色”表示外表之美。古诗亦载“春蚕到死丝方尽”等坚贞，爱乃无法断绝，孔子也绝不固执於断欲。

笔者为此阐明大多数人都把句中斥责的主体弄错，孔子批评的是卫灵公而非“女色”，就好比第二章所提及季桓子般。孔子其实是教人“**喜爱道德赛过喜爱美貌**”（杨伯峻，1998：93），即“要像好色那样好德”，此为正面和积极的说法。好德，是文化，是理念，是价值观念；好色，是本能，是生命冲动，是心理更是生理需要（王蒙，2015：313）。好色是一种建立在生理基础上的心理，好德则是超越这个层面的一种提升，孔子不否认前者，但要给於礼教，其任务就是引导人走向后者。若人能够爱道德如同爱美色般实在难得，看来孔子对人的阶段性认识，还是很清楚的。

#### 第四节 “戒之在色”

孔子於〈季氏〉儆戒君子，不可在年少时恣意倨傲，其云“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宋】朱熹，2012：173）。君子须於三个不同年龄阶段来修身，即少时血气未稳要“戒色”；中年血气刚烈不可好斗；老年血气衰弱不可苛求。

其中“戒之在色”有两种解说，释为“女色”者意指君子少时要远离女色；“脸色”之解说是叫君子年少不可轻慢，保持平和脸色。笔者选择后者之说，也恰好印证本论文第三章里对於君子之色的归纳，即君子要有平和之色。“色”指外部东西，注重於学习和自身修养，并非攀比（厉才茂，2001：53）。盖因少时的血液和气息还未稳定，行事激动，想出风头，所以要学习怎样控制自身情绪和脸色。

黄侃言“少，谓卅以前也。时血气犹自薄少，不可过欲，过欲则为自损，故戒之也”（【梁】皇侃、高尚榘校点，2013：431），其中“欲”却没规定指“女色”。而孔子所述三十岁前，自当包括小孩与未成年，试问此龄段就已到戒“女色”境界，未免太早熟。当然有人以为年少时期花心，对爱情有所向往而贪恋女色，但年少的情段初开，想必是固装矜持，又岂敢对爱情猖狂表白？笔者以为三十岁之后“二戒也，壮，谓三十以上也。礼记“卅壮而为室”（【梁】皇侃、高尚榘校点，2013：431）即已成家立业、妻妾成群、钱况丰厚时才要避免沉迷女色。

那么，有人会说孔子是叫少年克制欲望，避免自身过度陷入？实则不然，孔子於句中说的是“戒”字，《说文·収部》“戒，警也。从升持戈，以戒不虞”（【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2007：187）即提防之意。但孔子既然主张节欲，爱美之心要发乎情而止乎礼，又为何不直说“节之在色”？反而加“戒”字，叫人提防“女色”，这岂不自相矛盾？总体只有一种解说，孔子以为君子於年少时要警戒自身脸色，保持平和之色才不轻易得罪别人。孔子以当下不掩饰真实情感的人性价值，实行诗教精神。

## 第五章 结论

综上所述，孔子所处春秋末期，各诸侯为争夺地域而相互勾结，夫子意识功利主义过盛致使利益熏心，便提出系统形而下的伦理。《论语》的撰写证明轴心文明成熟，成为“人学”主流，贴合现实人性与态度进行评价。孔子既博圣者之称，定是具备异於常人的客观精神。盖因人与景物接触难免生情，情欲自当属先天秉性，无须戒掉。其证有二，一是典籍里记载有关“男欢女爱实属本欲”的原文；二是夫子以言情的《诗三百》为教科书。孔子欣赏诗歌里的情感流露，不反对情欲，却为人对“欲”摆出的态度做出礼仪规范，主张“节欲”。在厘清孔子对女色客观看法后，便知其不会於褒贬句式随意评价或轻视女色，当中“色”一词不可理解成情欲之“色”。

笔者所归纳的“色”在各家注疏者中达成共识，毫无分歧，其含义归咎三个视角，即脸部之“色”、物质之“色”和眼神之“色”。孔子以君子为模范，引人保持平和之色，因脸色能体现人的修养。君子还要拥有真实不虚假的情绪意识，知行合一才能立身行道；相反小人口不对心，掩饰邪念外表却笑脸奉承。礼仪方面，孔子认为脸色要端庄矜持；出席葬礼，脸色则慎重哀悼。盖因人处於社会，必投身於社会交际，以学问滋养，以得到适合的型像塑照。物质之“色”有两个层面，其一孔子提倡健康意识，认为“恶色”腐坏食物不可再吃，要善待自己身体。其二讲述辞令创作必须四人各司其职来完成，子产负责文辞

加工“润之以色”。再来是眼神之“色”，描写孔子“眼神”被盘旋在空中的野鸟吸引，为此反衬呜呼自身处境，周游列国却不受重用。

辨析方面，笔者主要引六个学者之注，即以考据为主的黄侃与刘宝楠大多将“色”指涉成“脸色”；何晏、朱熹含主观见解，直接以“女色”释之。至於现代学者，则有杨伯峻与李泽厚，前者取“女色”之说；后者则赞成“脸色”之说，有时两人则达成“脸色”一说的共鸣。在“贤贤易色”、“色难”与“戒之在色”三句原文里，笔者辨析其所表达的“色”不是贬义的观念，而是被还原为现实的生活表现，即引人和颜悦色。最后，孔子叹息而言“好德如好色者”里的“色”虽指美色，其谴责的主体为卫灵公的情欲沦陷而非“女色”。笔者的辨析属於初步，但希望透过《论语》字义分析的不断深入，“色”的含义必更加具体显示出来。

## 引用书目

### 一、 专书

1. 程俊英、蒋见元著（1999），《诗经注析》，北京：中华书局。
2. 戴朝福（1993），《儒家的生命情调》，台北：学生书局。
3. 郭沂（2001），《郭店竹简与先秦学术思想》，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
4. 【汉】司马迁撰、【宋】裴驷注（2014），《史记》，北京：中华书局。
5. 【汉】许慎撰、段玉裁注、许惟贤整理（2007），《说文解字注》，南京：凤凰出版社。
6. 【汉】郑玄注，【唐】贾公彦疏，李学勤主编（1999），《仪礼注疏》，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7.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李学勤主编（1999），《礼记正义》，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8. 津天左右吉著，曹景惠译注（2015），《论语与孔子思想》，台北：联经出版事业股份有限公司。
9. 劳思光（1999），《新编中国哲学史》，台北：三民书局。
10. 【梁】皇侃、高尚榘校点（2013），《论语义疏》，北京：中华书局。
11. 李学勤（2015），《十三经说略-论语》，北京：中华书局
12. 李泽厚（1998）《论语今读》，安徽：安徽文艺出版社。
13. 刘宝楠撰、高流水点校（1990），《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
14. 南怀瑾（1991），《论语别裁》，台北：老古文化事业公司。
15. 钱穆（2000），《孔子与论语》，台北：兰台出版社。
16. 钱穆（2014），《劝读论语和论语读法》，北京：商务印书馆。

17. 松川健二主编、陈静慧翻译（2006），《论语思想史》，台北：万卷楼图书股份有限公司。
18. 【宋】王质撰（2005），《诗总闻》，长春：吉林出版社。
19. 【宋】朱熹（2012），《四书章句集注》，北京：中华书局。
20. 王蒙（2015），《天下归仁》，北京：北京联合出版社。
21. 汪耀楠（1991），《注释学纲要》，北京：语文出版社。
22. 谢仲明（1986），《儒学与现代精神》，台北，学生书局。
23. 徐复观（2014），《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北京：九州出版社。
24. 杨伯峻（1980），《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
25. 于丹（2007），《于丹《论语》心得》，台北：联经出版。
26. 张远山（2005），《寓言的密码：轴心时代的中国思想探源》，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 二、 期刊论文

1. 艾伯特·梅拉比安（2015），〈非语言沟通打好关系〉（养生），《星州网》，2019年3月27阅自 [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2015-05/25/content\\_1527796.html](https://www.sinchew.com.my/content/2015-05/25/content_1527796.html)
2. 赖永梅（2017），〈儒学的“人学”〉，《群众·大众学堂》，2017年第二期，无页数。
3. 厉才茂（2001），〈《论语》“色”的意义的现象学分析〉，《孔子研究》，2001年第4期，页47-55。

4. 刘美红（2011），〈解读《论语》之“色”〉，《求索杂志》，2011 年第 7 期，页 113-115
5. 薛健、卢士樵（2013），〈《论语》之“色”〉，《世纪桥杂志》，2013 年第 3 期，页 31-32。
6. 张德苏（2008），〈孔子的人欲观新探〉，《理论学刊》，2008 年第 4 期，页 100-104。

## 附录

| 篇章  | 有关“色”的原文                                                                                                                                                                                                                                                                                                                                                                                          |
|-----|---------------------------------------------------------------------------------------------------------------------------------------------------------------------------------------------------------------------------------------------------------------------------------------------------------------------------------------------------------------------------------------------------|
| 学而  | <p>1.3 子曰“巧言令<u>色</u>，鲜矣仁！”</p> <p>1.7 子夏曰“贤贤易<u>色</u>；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与朋友交，言而有信。虽曰未学，吾必谓之学矣。”</p>                                                                                                                                                                                                                                                                                               |
| 为政  | <p>2.8 子夏问孝。子曰“<u>色</u>难。有事，弟子服其劳；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p>                                                                                                                                                                                                                                                                                                                                            |
| 公治长 | <p>5.19 子张问曰“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u>色</u>，三已之无愠色，旧令尹之政必以告新令尹，何如？”子曰“忠矣。”曰“仁矣乎？”曰“未知，焉得仁？”</p> <p>5.25 子曰“巧言、令<u>色</u>、足恭，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匿怨而友其人，左丘明耻之，丘亦耻之。”</p>                                                                                                                                                                                                                                               |
| 泰伯  | <p>8.4 曾子有疾，孟敬子问之。曾子言曰“鸟之将死，其鸣也哀；人之将死，其言也善。君子所贵乎道者三：动容貌，斯远暴慢矣；正颜<u>色</u>，斯近信矣；出辞气，斯远鄙倍矣。笾豆之事，则有司存。”</p>                                                                                                                                                                                                                                                                                           |
| 子罕  | <p>9.18 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u>色</u>者也。”</p>                                                                                                                                                                                                                                                                                                                                                                |
| 乡党  | <p>10.3 君召使摈，<u>色</u>勃如也，足躩如也。揖所与立，左右手，衣前后襜如也。趋进，翼如也。宾退，必复命曰“宾不顾矣。”</p> <p>10.4 入公门，鞠躬如也，如不容。立不中门，行不履闑。过位，<u>色</u>勃如也，足躩如也，其言似不足者。摄齐升堂，鞠躬如也，屏气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逞颜<u>色</u>，怡怡如也；没阶，趋进，翼如也；复其位，蹐蹐如也。</p> <p>10.5 执圭，鞠躬如也，如不胜。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战<u>色</u>，足蹐蹐如有循。享礼，有容<u>色</u>。私觐，愉愉如也。</p> <p>10.8 食不厌精，脍不厌细。食饔而餲，鱼馁而肉败，不食；<u>色</u>恶，不食；臭恶，不食；失饪，不食；不时，不食；割不正，不食；不得其酱，不食。肉虽多，不使胜食气。唯酒无量，不及乱。沽酒市脯，不食。不撤姜食，不多食。</p> |

|     |                                                                                                                                                                                                                |
|-----|----------------------------------------------------------------------------------------------------------------------------------------------------------------------------------------------------------------|
|     | <p>10.25 见齐衰者，虽狎，必变。见冕者与瞽者，虽褻，必以貌。凶服者式之，式负版者。有盛馔，必变<u>色</u>而作。迅雷风烈，必变。</p> <p>10.27 <u>色</u>斯举矣，翔而后集。曰“山梁雌雉，时哉时哉！”子路共之，三嗅而作。</p>                                                                               |
| 先进  | 11.21 子曰“论笃是与，君子者乎， <u>色</u> 庄者乎？”                                                                                                                                                                             |
| 颜渊  | 12.20 子张问“士何如斯可谓之达矣？”子曰“何哉尔所谓达者？”子张对曰“在邦必闻，在家必闻。”子曰“是闻也，非达也。夫达也者，质直而好义，察言而观 <u>色</u> ，虑以下人。在邦必达，在家必达。夫闻也者， <u>色</u> 取仁而行违，居之不疑。在邦必闻，在家必闻。”                                                                     |
| 宪问  | <p>14.8 子曰“为命，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之，东里子产润<u>色</u>之。”</p> <p>14.37 子曰“贤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u>色</u>，其次辟言。”子曰“作者七人矣。”</p>                                                                                                  |
| 卫灵公 | 15.13 子曰“已矣乎！吾未见好德如好 <u>色</u> 者也。”                                                                                                                                                                             |
| 季氏  | <p>16.6 孔子曰“侍于君子有三愆：言未及之而言谓之躁，言及之而不言谓之隐，未见<u>颜色</u>而言谓之瞽。”</p> <p>16.7 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u>色</u>；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p> <p>16.10 孔子曰“君子有九思：视思明，听思聪，<u>色</u>思温，貌思恭，言思忠，事思敬，疑思问，忿思难，见得思义。”</p> |
| 阳货  | <p>17.12 子曰“<u>色</u>厉而内荏，譬诸小人，其犹穿窬之盗也与？”</p> <p>17.17 子曰“巧言令<u>色</u>，鲜矣仁。”</p>                                                                                                                                 |